政問錄

政問錄叙

竊嘗觀察兩間無一處不生萬物林林總總各具法象各正性命亘古亘今未嘗間息嗚呼於此其見天地之心乎惟仁者全盡此理故其心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既以為一體則視一物失所何啻恫瘝之在乃身而所以調燮劑量損益化裁使之各得其分以協相乎天地生物之心者亦猶服食鍼餌之於吾身必欲咸適於用而求底於安寧容自已哉吾

師一翁唐夫子力任斯道究心當世已數十餘年凡夫帝王經綸之畧王霸之辨以至昭代典章制度之詳莫不揚搉訂証而其因革損益之宜補偏救弊之術又一一精思博采得其條貫畀而措之以曲成萬物而範圍天地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也非夫仁者一體之心其孰能與於此間以門人執疑問難發其端緒久而成帙因録之曰政問是録也探陰陽消息之原酌人心趨厭之實經世道升降之宜覩物

理會通之故究事勢利弊之極淵乎微矣王道之妙用備於斯矣

聖君賢相欲以與道致治此其龜鑑乎哉門人將授之梓以廣其惠於天下後世凡有志於用世者其必法天地好生之德體夫子濟世之心通其變而不膠乎故會其精而不泥于迹神而化之與民宜之以開萬世之太平庶不悖乎夫子之教若夫自私自利而一膜之外便爲胡越焉者觀於此其不赧然愧恍然悟而豁然目擊其

藩籬也耶

隆慶戊辰歲季冬臘日門生丁應詔頓首拜序

政問録

問人臣從政秉忠勤者意本也若陳力就列書亦有體以爲執乎答曰爲治要識當代治體歷代治體各有所尚不審而宜之不能達秦尚申韓漢尚黃老唐尚管晏宋尚佛本朝尚朱文公學又問尚文公何如曰由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乃文公之學故愛民體國其精髓也據典循故其形骸也六部覆題必援項前例無則具請旨奪不敢擅爲肇始以文議情見求明於古人

非所以遵王制也又問有學聖之心而生秦世則爲秦尚乎曰衛鞅持帝王之道不售輙自貶從秦此知尚而不重巳甘能杜孼則有巳而不知尚士不𦍒生其時苟無轉移世道之力直須樂天獨善豈可昧於從事又問有巳與獨善同異曰有巳還落巳見獨善從性天自然知尚知巳知出知處

問學古入官經術所以經世務先王之法信不可遺耶答曰學古入官者師先王之意以立治

本君議事以制則從今之法今之法以時出之者也又問事不師古則所學何取於學曰學以開發其聰明堅凝其意趣端約其行誼持以事君而爲上爲德持以體國而爲下爲民先王之道與民宜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法之所成先王之粗迹一時御世之用不可垂之於久遠今日所守只當有今代之法故述而不作所以守爲下之分信而好古明其意以行道孔子祖述憲章以此

問三代而下仕之途必有所成習雖一代之間其歷君歷年所習各異美惡盛衰之迹端袤好憎之情衆人之所同趨吾以一人入之力挽而勢不由於已詭隨而道不得於心則柰何答曰洽朝衆所尚尚之末俗衆所尚避之又問春秋從同同柰何俯就曰從同同孔子之恕人也避之者君子之自立也又問自立嚴不幾於廢仕哉曰所以君子難進

問爲政首務答曰立信是首務孔子曰民信之

矣信是民立則是我漆雕開謂吾斯未能信斯指民言所以使之信是我立故立信須立望使上下疑已我無自立之素也

問牧道答曰天之立君以為民君之分治以屬臣故惟牧為切喻為之牧則必求牧與芻求牧與芻而不得必平其梗而襄其成然又必會其通令不失其所為之意蓋曰求則在我曲為之處曰平則梗去而求即已曰襄則調而輔之必會其通則無所不宜也有不宜失其原牧之本

心矣秦皇漢武欲建萬世之業刦將當下百姓窮其財力深有病於會通之間大都古今得天下者俱從救民苦疾上起家雖盜賊雄據之徒未嘗不由此小悟而借用之凡天人所助以此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如何答曰王道有其名是虛位無豫定之迹只在天德上辨王不王故下一便字天在獨處見慎則德矣又問獨之景象則何如曰擾擾情欲類徇外爲人不有獨草草胡亂應酬乃昏昧不見獨矯

詐文飾則假借不是獨影響意與則助長不定獨只了潔自家則枯立不全獨獨對天地民物而言從一元至仁上發來統貫無遺纔能與萬物同體都收拾在這裏獨斯至矣此非愼不足以得之

問立法何以盡善無弊答曰凡欲立一法須廣照遠圖容察照不廣宜此不宜彼圖不遠利今不利後察不容得迹不得情世無不弊之法只以廣遠容分數爲善否多少古人舉動不草草

勾當却籌畫這不徒作空意見直惟資故實融會事情

問後世治不如古其緊要分歧在何處答曰古今王霸惟一誠僞所判以大造生生同一善根同一聰慧豈古今人不相及只後世踈於反已故責人深圖治急却謂仁義道德不足以盡政理直須濟以權謀術數所以用詐用計及上下相應輾轉欺紿衍化成俗間有知者出亦不爲世衆所容以能自立然其所以爲自立者又不

積誠圖感責脩挺挺如何得如古人又問誠僞之實曰誠是愛人真心僞者未嘗無仁義道德之迹但詳於法令假借以遂其私傳謂與居官言言忠信乃三代而下良劑

問爲政上下相感何道致之答曰滿宇宙同此氣生物以息相吹一呼吸便滿宇宙貫徹只因人私已勝遂令皮囊間隔惟其機甚幽甚微人不易識

問歷代廢興之由答曰自古創業之君身任艱

道必明於救敝之實毋朝末造所以衰微其初立國處已胚胎病根中葉賢哲識其勢而急反之幾國祚復衍三代封建貴賤梯秩故遞相爲逼萬取千千取百秦起知其故罷侯置守臣抑而民强耳餘勝廣及漢興漢興知其故兩致鈐握然天子豈無親信故宦官外戚終其世種一禍根自是東西晉南北朝以及楊隋窮變道昧制憲棼雜唐起知其故一意法紀却降本流末外驕内亂隱患術中蓋法以人存易人則反毒

勢然也其敝延五代不已宋起知其故首正君臣之分重内輕外由是外弱而夷狄起矣元治一統施爲亦甚宜但無公天下之仁非所以補宋德廣道化宜其運之不永也

問守令近民必求所欲與聚何作爲而可答曰守令責甚重原是以一方民命付之掌握今絕好是勤勞簿書潔已應務乃周旋自家名位總不屬於民瘼又十羊九牧趣見異同良意乖閣前輩一被命即從到任須知做起手逐一體行

又考合律例此職思其居又復職思其外除目下酬除批發暇則豫思地方天災人變設有萑苻寇橫將何料理動支何錢粮調發何人馬遣差何才役又思末俗既成何道可能轉動還淳民業日窘何道可能漸次充給精神流行休戚一體是曰父母

問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即秦法令民爲什伍何愛怨不同效王安石保甲法即比閭之政何大不便於時管仲以内政寄兵似亦與秦事

同齊民何以願從答曰法以意行民須惠取周比相保閭相受族相葬黨相救州相賓是欲助洽仁澤秦司連坐告姦是率尚以爲暴其造端命始已判然不蒙宋保甲本是聯民善術歲省百六七十萬之費而行之者懇誠不至致惹公私勞擾其內政稽攝之密嚴惠兩存故上下能愉亦成伯績凡長帥之道當與人共休戚協精神否則作相懟勾當

問後世井田不可行可立均田法否答曰法以

時宜時以意運聖王馭世只欲以意周民之身與之利之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有土田非百姓所有這乃是一副局段後世上有定尊便下有定業漢晋魏周之間亦嘗司均給籍唐太宗鋭意於口分世業然成效難立沮壞易生周世宗均田只是均稅三代良法壞於商鞅租庸調壞於楊炎兩人者遭時戾古不脩意而脩法自以為通變宜民且王莽李安世宇文融所處亦未周當許民賣買其還受只在露田鄉分寬

狹授列多寡不重出鄉之徒不立補助之省徒效法粗而運民之意衰矣又問限田法何如曰總只此意又問墾田度田方田令何至今可以嚴舉曰這檢查隱稅是幹辦上事非所以運於下者

問四方多故練兵急務而民貧乏費柰何答曰只古州兵爲最善有臂指唇齒之安無列屯坐食之慮國初埰集法以衛名翼正得此意正統宏治間設民壯亦相似近來卻尚招募蓋因民

壯失原設本意兩廣打手起正德末年始以爲
勝舉而今復成故事嘉靖壬子後南方有事率
倣此以行然毋無大便益要之須有治人且古
人練兵之始即思何術可以銷之纔有老相否
則一不用便生亂其徵調甚非長策多遺地方
之害又問天下原立衛所可復整頓否曰腹裏
及倫倭巳委無益之費只九邊差存
太祖天下既定兵令七分屯田
太宗靖難後大半着漕運雖智者透見銷法自後

不得銷中之練所以天下兵勢漸索上武人攻書藝下者墮紈袴況差遣日繁廪供日尅帥長日靡又老家不處剩員不覈上下不相貫業無専肄而教失素脩民運爲養具者如故頹廢施支一木不可得也乃復重兵急事招募增出一番兵費又無善演兩下虚耗

問漢唐而下國家有事四方或出遣宿衛曰不可或募長征健兒曰不可或發义戍之役曰不可或重支郡兵素養曰不可或招及奔命調及

惡少發及刑徒遷及三百石吏曰不可以名地
長技時一徵行費約而功倍何不可之有答曰
狼苗悍桀衣曾搜探金商絡石齊淄流星錘鑼
狪鏢賴家旗桑植大喇毒弩真保力詔安陽山
計犵狫毛胡盧都掌羿苗猓狢各有擅能只拘
方之相緣俗之謀不辨通質又三官缺凝六欲
時熾不免肆鶩戕物況沿途婪眼所禁寔難以
不教民戰非君子之心也
問三代前以農寄兵以郡國委積充兵既後世

可追其盛乎且有議練州兵立年例者是即此
義否乎答曰要復古從劈頭做起誰則能之只
州兵年例亦不得已調停法州兵即隋唐府兵
又即鄉兵以其領之州云州盡不養於官也然
從戶徵撥無邱甸科條故併有年例之征近浙
中立年例四十七萬兩其州兵終不肯行壬子
起軍庫積鏊支癸丑用三十四萬甲寅五十餘
萬乙卯七十五萬餘丙辰則幾二百萬矣至乙
卯已括搜不漏乃思提編本省三十六七萬不

足則提編各省得四十萬餘至丙辰乃請京庫米麥馬草折銀一十八萬餘南京倉一十六萬餘徐州倉米秋鹽額料六萬餘然四十七萬外巧名旁索與正額役相當但榜檠羈維豈特小補所念州兵一艮務閭俗偷安杞憂耿耿

問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官以五府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而親軍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羈維之局自周官衛尉

中劄所主漢南北軍唐南北衙宋殿前侍衛司皆無兵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為繁簡疏密亦內外援應之意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行營營別設司馬不極遠而鈐攬有事由本兵請符定帥不關折衝府而勢張平時籍歸五府廩經本衛練劄營場隊無離土法甚得矣但無名虛耗而有演弗精柰何咎曰射冒一節能無塞心直須女媧力可補此源

問楊炎兩稅法能革唐歷朝來積弊然不免人
議而陸宣公亦甚不韙之如何答曰唐到德宗
朝法已大壞炎之所處不可謂無因但只知革
弊故倚法不倚意又其法之行所關係國脈者
乃在量出爲入一言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
賦於人其病根有不可勝言者什一天下之中
正多則桀寡則貊天地間造化之妙消息理微
流行感應適相當有這許來路便有這許去頭
所以古聖王有量入爲出之制卻准准不甚相

遠若以所欲用費作倚傍奢儉豐約無所執以為裁烏乎可其前代三十二十五稅一後亦每有弊釁盡其不停閣應幹勾當即籍後杳驕惰一有正歛民便不堪故什一是制用準的問堂堂萬乘什一之征何以足用孔子盍徹何以謂之徹也答曰能通之謂徹通之者均之也民有其十君用其一乃造化實理流行不滯之妙君民情相協是均事相安是均報相宜是均貴與賤均文與武均名與實均事與旣均施與

答均有倚重非均有專奉非均有姑息非均有作無益傷告節吝出納皆非均故為政首務直須覈實今食者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餘即唱名未三之一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羨否匠作七千六百以布工指羨否廚役五千六百以供庖力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羨否教坊四百七十净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兩其給養羨否

凡此歲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綿花二十八萬餘斤於此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

問愛人心易擧而用難節故取民無制柰何答曰什一爲征正是爲仁政君在所用上理會便於人有滯礙山澤之利權不可下移塩鐵本應收攬而管仲取於無形這一念差了桑宏羊劉晏爲國陰籠潛制却不在君民兩下槩觀然二人事幾老練能照顧種種不漏安石法古慕義

却踈腐多僨事到蔡京薛向吳居厚復潤安石之珠又落一層若唐率貸法并僦匱納質間架除陌錢宋月樁板帳經總制錢俱是攔路白搶故葉適謂王安石之法桑劉所不道蔡京之法安石所不道經制等錢雖吳蔡所不道及其急迫皇駭名公如趙鼎張浚皆安焉遺後而秦檜權伎切脅一世此名言也切以為管仲牟斂尚在清截上運料只還有民在心於桑劉又管仲所不道若比較冉有陪粟另複一樣機軸漢武

一得馬息遂除告糴文帝入募粟塞下遂減田租這心術路數亦不在管仲下所以節用愛人四字一串用

問藩府供例不充柰何答曰嘉靖末年郡王二百四十餘位將軍中尉一萬二千餘位郡縣主君一萬六千六百餘位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如山西存留米止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止八十四萬餘而祿米一百九十二萬何以克濟

太祖初藩封祿米五萬不久改爲一萬郡王初封
二千襲封一千成化十一年例初襲封俱一千
嘉靖四十三年例悉照成化間例其三七本折
兼支將軍三七中尉四六郡縣主君二八本折
庶人同妻月給六石中半庶女不給凡房屋冠
服墳價俱革免此亦太省但以大道爲公須各
令自申賢爲世用次亦食力更可復省國費中
間差令有別以盡親親之仁又不失成全之德
屢見有建白者宋事亦可考

問小臣常祿不給用則如何答曰國家制祿令之居官多費如何足得若能立得脚跟定量入爲出何不足之有近見賢哲亦巧作處置顧公佐賣放皂隸

宣宗以問楊公士奇對以常祿不足臣亦有此事剛正如顧仁明如楊皆以爲可行以可爲見者也故不憚私改公法苟知眞有可改持法之顧可以請改得君之楊可以議成如馬公文昇奏微馬夫銀可也否則率身自約而已大都後世

賢藝類日用自專國初禮儀定式書行於朝廷之上者至今不廢其官員行於私室者成化後以漸改動行於公堂者亦廢遷於嘉靖間洪武禮制書進賀出使祭祀階勳祿俸不擅易若行移服色等毋至更變稽古定制書限制品官各有秩守中刪奪意奪形日銷日餘蓋始端倪毫忽消消江河不可不慎也羅先生倫嘗以東里之說久精不為無見

刪潤事日弊軍民競奸公私罹憲正額掛籌無

籍而本色濫惡議者欲改法君何而可答曰天時人事交相感病源不在無董者亦不專在軍專在民今雖有漢雀系桑宏羊唐劉晏韓滉宋范以文政權事體便難輳手法有合因弊生利勞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行四倉轉運法宣德間周文襄議變兌運成化七年滕都憲議變長運成化十年又議改兌長運即宋直達法轉運兌運改兌即宋轉般法宋善轉般病直達以今例則反之然使今行轉般尤不可況額斛代發之

盛安望如宋今之兌耗加四又三六折銀[illegible]
米行糧安家糧賞勞銀處已厚矣而奸者猶[illegible]
凡兌必爭爭必傷命以命博米蓋有相依以爲
命者必追見病源體其所難爲事可不更[illegible]
問出禮入刑大明律可合天理之節文否答曰
本朝刑本古文一狀元策一大明律這是[illegible]
禹湯文武相傳心法所以當天理愜人情[illegible]道
日却被仕途漸漸壞了庚戌年兩考又[illegible]
動又問書是粗迹何係重輕曰語從意易文[illegible]

大明令曰令示人趨禮之路治定功成乃作律著於出禮之禁歲代既久復有諸例條以補律之不備此須題請　旨奪近日却擅開參照之門公然不與律合前輩有碍手處盍稽闕作老未完安肯含糊律意

問者海管仲霸業何以後世相沿不已答曰取於無形便是管仲私舉今日搵奐不歸於官豪強得競利民亂必起如何住得如沂州等諸礦場官府不作理會爭奪必煩漢中茶園勾當因

其私販而止之若民間晏然樂業生出事端非蕩蕩平平之政楊遂菴事幾熟令招商自買一時民悅利反倍集宋熙豐榷蜀茶置賣鹽之場能通商法即非不得已細玩之自得買似道置六郡公田三百五十餘萬全失大體凡處利局多迷不與民大道爲公所以上下相給交征夾構能此處透靈即是王心王政

問國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颯何如答曰天下歲徵糧三千六八百三十餘

萬石漕費白糧南糧祿俸餉邊等各有頭項內京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京師月支三十四萬毋侵用太倉原積嘉靖紀元詔華月止支十八萬二十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倉宏治前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十年後不敷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戶口商稅鹽課船料草折閘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靖

靖八年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
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一十餘萬外庫三十
餘萬二十九年[illegible]深入通州請備兵銀八十
萬薊州請脩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防秋四十
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經界
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潮河川紫荊
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增各邊募兵銀
五十九萬三千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
萬又加塩銀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

一十八萬內府加鋪料數千共歲支太倉三百
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一百四十餘萬却以開
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數員兵備數員員
丁所用無算河南山東創練各六千山西陝西
倍戊南畝倭適猛東南繕城百萬計遠調募勇
百萬計哨游百萬計其被摽[illegible]萬萬不能計
也時出奇告能提編巧取括權無漏軍門揮金
杖大繞刺加以元寮婪縱宮奄風求宦林自立
之難又廣有張蓮福有胡平江有三巢川有王

章大同有邸富河南有師尚邸賞州有揚河民告困矣

祖宗功德深厚窮變合通須制者裁冗元氣可復

又問事既久定可裁而制乎曰以鄙戇妄測今日之費可十去五六

問兩京之制古乎答曰古無是也自三代來皆有兩都亦曾只存得虛名以為應備蓋不張官置吏及養兵以峙立重繁多費

太祖都金陵以汴梁持一虛名為北京

太宗初營北平連年多事規制未暇悉定隨往衙門加行在二字觀二字未除可以知其缺典也齋志以崩而臣下復無見者遂因循以成故事

問水利小故何古今利害不齊禹之行水人所共知何賢哲之不能悟答曰禹原從此心蕩蕩平平做去後世却將一意見便直前不肯深作商量陸海鉗盧陂龍首渠都是一事中得太虛之體魏起鄭白皆詳審觀會致收大利翟子威杜元凱乃以決堤塘爲利元凱於學成癖及當

事幾却精酌其論水利謂人心所見不同利害之情且異此理之未盡而事多未妥這是他作用要訣江東永豐圩明越湖田將廢地成良疇然卒遺民害不惟秦檜蔡京昏溺雖韓世忠亦不之察又王安石信人說欲決汴廢塘濼以濟耕而國家設險通食並弗之顧及欲涸梁山泊成田皆草率喜事一聞劉貢父善喻便能動心要之處事無大小必從學問上研磨乃得

問屯田獨盛於古云何答曰兵法明可以言屯

說充國馬援王覇羊祜所以成功曹操知兵遂有裴頠任峻收許下之積唐行府兵法不屯而屯宋使李強襄州唐州有行不就陳恕何承矩何等艮難蓋農性於爲兵兵耻於爲農釋戰趍耕驅農轉戰必先得一關棙這是兵家緊要處秖可以心會大段兵之至只一箇諸無漏三官不亂五教嚮應專爲恁麽子路路皆通故曰關棙且屯田又是銷兵妙竅烏可少得留都江北之屯歲獲十三四萬然其人已全是農夫甘凉

四郡之屯其人亦棄非戰雄矣國初制屯租畝取一斗導耕之意甚勤但於兵事不相貫只好充營田之務又問營田云何曰營田是給養開荒一直絡民事

問今文取士得人爲難專重薦舉私於阿徇柰何答曰三代而下校士脫不得試言一路其原立科場式例亦儘能觀考但恐無具眼　本朝特重制科歲貢若三途並用以薦舉易歲貢士行詭素著充薦額有不稱敗官嚴罪舉主廢免阿

狥然非養於未用之先縱得士亦士之自爲不足以係風俗

問將學校士以文何以使士必敦行答曰士之
苟得亟其機全在有司提調官德用纔有將學
之設蓋恐提調狥私故按察設官以稽覈之今
若所校專在文安得使士重於行誼必欲舍文
則因目所取何物况校行甚難以行爲賞罰則
必有僞以應之將寄耳目於人則必有狥以私
之以一人周一省之見聞焉能易於得實且正

文體是時論縱正得求也無用又急訪察是時論縱無行得非大體式甚生事端又抑奔競是時論抑固可以從前徒啟奸欺之氣心未能易也要之三者未盡移風之道只須慎選主督久其年任使得端已平氣着實自脩自克懇行於三者之中必轉動其精神稍得幾人實相法效方能漸次流廣今日大病痛惟在私意橫馳能戒無私焉人心之靈造化之妙必有感而通之者

問私鹽盛販奚法以禁之答曰禁私販只本等之法甚平正前代法太重却在事上鈐軋求勝不廣照大體漢私鬻釱左趾唐鬻一石以上死州縣團保相察私鹽月再犯易縣令罰刺史俸宋因五代貿易至十斤煮者至三斤即坐死本朝律例却的當情罪私販止杖一百徒三年蓋市利本齊民細過可以矜宥又止理見獲人鹽不許展轉攀指所不窮追謂其懼而脫也有挑背負物論謂其力止一身也而挾勢逞兇因而

盜後則重其罰以彌之故巡捕罪斬張旗設伏殺傷人梟首重拒敵也運鹽軍器同私鹽法監臨權勢買引同私鹽法若權勢私販邊衛充軍巡捕官與販充軍重假勢也越境二千斤上充軍重越境也凡此制辟不在鹽乃出鹽之外因事以抑其漸此律例意也且靈州產味美於河東江北味美於江南鈞古路便於廣産南汝路便於河東浙東山南川中資食永康軍并青白鹽河階狄道魚河可充隣境之用這須因人

情有處豈可強爲禁禦
問摇同都轉運秩重舊與藩臬抗衡後乃隸二
司以利弁之所轄且因權勢撓刺復差風憲足
矣其出侍郎道都御史不已複哉答曰設官無
謂類此此正統後倒也理鹽有大政後世絕好
事動如孔僅羊盆陽杖官變姜師度置屯第五
琦車字户劉晏額外錢皇甫鎛加估王隨行商
蔡京請鈔及輸錫[illegible]下入得入錢粟京師交
引法對帶搭對　市服存積低昂倉鈔銅

倣兌支攺配掣擎法圖膺權法元中統漸增價法可謂極篡然只好謂之末政何也爲國聚斂之臣耳中間有由盡道商之處多區恩寵之方爲之袪其梗節其費省其繁體其瘼賑其乏時其期消其侵可謂能逮于然只好謂之中政何也通之以爲國輸惠之以爲國營非專以宜民也[illegible]若之[illegible]嶽衡山澤之利而掌之官所以弭民[illegible][illegible]由於實道不得不招商商願出於其途[illegible]其利之也國可陰籠而悉以算千籠者民[illegible]

不得不任人民願業於其野食其力也以例農則止應什一之征也此之謂大政王者藏富於民國家十分得其一又庇其損害民安得不富衛覘監覽即能復流民附與百姓共山澤一事中得其意若斡辦從這心來纔於利場上不迷其本

問洪武間教民榜文一書迄今可行否答曰此乃洪武二十一年頒行

高皇帝武功既成文治熟籌到此時眞見得安養

元氣一大孔竅那該在這裏運用惟是合這裏
所以有紛紛多事
聖讚溫恭情意款懇古雍熙太和之盛只是這些
了處甚里正有長人之責鄉亭有三老之尊今
那充勾攝承引帖而已此處不轉得一轉非洙
泗講究
問華夷勝負倚在邊威盛衰俺答孝愛阿卜孩
黃台吉打來孫把都兒土蠻虎喇哈赤台能甚
熾又考撒脫兒小一千兀慎擺腰王打賴等部

小種尚悍必深圖震遏可令遠懾答曰此言以
力勝衆人所知但造化感通之機幽微難施之
故尙當包括度内近題奏舉動務惟相對王者
無不愛禽獸草木一氣獨於戎狄哉漢武窮搜
張湯傅介子馮奉世任一使致戎王之首班超
三十六人開西域竇憲數十騎空朔庭已而諸
羌交亂中州晉胡拓拔據中原三百年金滅遼
元滅金皆宋之為計未幾而為所乘人心之天
仁則和和則順否必反之故保四海乃至德力

勝是第一義本朝掃除腥羶之論本潛溪作起
其檄道後檄詔
太祖所自爲只說元德衰運終此
太祖萬物一體之見
問靖難死節諸臣可謂純臣乎答曰忠烈不撓
死乎砥柱能超與世沉浮之俗但可重非其所
至可敬非其所法前輩有謂殺身之義不能贖
亡國之罪人臣貴盡於常職事當力諍法在豫
圖其不用則有去而已坐以待價想亦糢糊槩

祿未盡業脩雖不可律以徒人費石之紛如若自全其性之謂純則有說矣其間諸公不磨耿耿能晢照灖虔者不少又不可槩論

問馬政善於唐而弊於宋論者以官養爲便今之養馬官而牧事未昌何歟答曰唐有王毛仲張萬歲故官得其養宋之保馬法使王安石以官行之亦未必無弊有治人信然爾今求牧與芻權要奸頑多有侵格當官舉職競絿懦慼每備縱刻故役丁地畝樁朋私用科駒漸出弊欺

又調餧不恩公傷妄報給用不視爲巳物定駒
顯駒重駒不時其驗考則又不若自用自養能
爲自愛

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是貶律以從貸乎答曰
非也順人情乃體貼律意律列諸條任其人擇
而配之故惟明克允可以明罰勅法蓋聖人之
用刑乃好生之德所運明者昭其生生之術允
者篤其生生之恩所以臯陶意顓邇教後世豈
惟無是心并亦無是術易大象六卦說刑其五

就明威上述意義其中予議獄緩死非尚姑息爲優柔不斷蓋指原來這一點乎產刑書李悝法經漢魏九章十八篇至唐刑統同謂精備復益之以張戣張湜實儀諸人援擬詳論然總於術上研磨於對鞫中讞處未見好生一念真做骨子間有知者又將與律從貸誤認是此物後世分仁義刑德作兩平忘却乾元本始故用刑而刑誤

問將門家丁可蓄否答曰須觀將以爲廢置蓄

時有倭貝停遣有着落處則甚當之梁震乃嘉將銃丁當六百餘及被論閑住無別門可收各投用虜庭今日內外交通都由此輩趙小崖王三而而督有所由來後閩尚文張達李津借此睨厚係貲雖勿克成功而邊務大壞之矣夫華夷中外界辨須嚴虛實既通未有不基禍患而倭盛於嘉靖壬子亦由舊時寇而寇商而商商阻不通則入寇借援寇有憑依則因商醞釀嚮導端倪良善瀾倒率無所於救藥宋素卿宗設許

棟李光頭陳東李五郎蕭顯陳思泰徐碧溪總是我民
問住有無舊基而承近守從之可乎答曰所係大則不可如勦遽撫賞分明是買和當其事則必思所以為之處又問撫賞云何曰撫賞始行於喜峯口後無處不行始行之有時後不拘時而行始只川撫米後加牲帛又筵席每一行軍人科銀二三錢各口歲費一萬四千餘兩遵東取馬市課稅抽分二十七年形諸疏請且覆狀

不發當否視若例之所行此樣舉動太易前據
所不肯爲如府江制給以待在平困覷且令佐
守爲有名之與榮黎階又滇貴每有買路錢亦
旅大自爲猶之可也而近日下歷高沙岑江之
絡恐未云是薊昌鎮事近處置儘極嚴密添設
標兵五枝伍三千名援調七鎮兵各三千名總
兵移防在恒營當密雲古北口石塘嶺子嶺之
衙節制獨否搽白草川三門房之咐增築墩堡
重縣管移並周於前例兵倍於宿威不趁此時

並撫賞更何待耶
問救荒答曰只是一箇預備以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又遺人之委積以待凶荒到得行救時便無極善之法周官十有二政聚萬民皆非常物之外添得出所謂救荒有三法賑糶賑濟賑貸賑糶屬常平賑濟屬義倉賑貸屬截留常平倉自李悝耿壽昌平糴法桑弘羊平準法而建社倉法附文帝唐太宗亦力行之及文彥博曾請用錫張詠黃寔王孝先又一時權設糶法義

倉是民間捨粟儲濟截留如蘇軾截留上供米宋孝宗令截留本州椿管及借會子收糴賑糶此外晉秦乞糴唐憲和糴范純仁招糴劉安世删常平向經借賑滕達道活流民畢仲游限賑地劉彝收棄子趙抃洪皓趙令良咸若心殫力并不辨是非種種無謂種豆鬻爵度僧與備鑄幣總是一時小經畫非王猷所繫大體國初民間有備能禦大災到成化弘治間尚不乖誤周文襄處置甚詳切其濟農倉緩急有賴弘治三年班

議設備倉粮計州縣里分積粮多寡自十里積一萬五千石至八百里積一十九萬石官以積數爲旌擢宏治十年通行撫按稽治曠職以嚴申罰只正德來漸不加意又復以守支爲民病且國無儲羨截留自難而民俗蕭條義倉無所措矣

問捕盜何法可速鈎獲答曰捕盜之職如藥味中大黄大黄不煉過不可用若以必得盜爲心便非神武而不殺此須懷以洗心正德閑差三

御史出捕殊非事體滋[illegible]大患往往見大盜
挪從有激而起能積[illegible]才當其邪念初萌却
誘掖匡救容易處銷磨不爾亦殲厥渠魁此外
借威行恩一以保全為主再不爾雖不貸誅戮
必小其名色定讞聲罪靡不連及無辜傷造化
至和

問綱運代輸所以恤窮王政有諸答曰宋乾道
淳熙間諸賢守令嘗為之然中間各有不同或
不得已而充供應或急拯極下戶疾苦或恤其

流離而還集之指縣無所分慨與存庇不啓奸
則擁脩王者不爲也又問省視之補省斂之助
非王政耶曰二致省自不浪然而及又問不數
赦即此意否曰然
問近日勸王外援之議盡乎答曰兵不可無制
制定於先乃無後失古兵法變動雖成功亦罪
之唐因九節度之後無命突進以爲奇能洪宋
之間董曹長驅而入亦每有此春秋人得而誅
之之說若不奉王命終是春秋所累動必須先

定其地援其地其地赴其地俟命法守不踰矯借坊雜然後可

問天下均一民也何設州設縣之異答曰凡設州之處必是地方緊要故重其衙以鎮之今如州官不比知縣得行取入選及縣重而州為輕此必有以處之以復低昂原意乃得

問廩士行不養於未用盡屬之考課此仕所以得真士之寡也將何如答曰誠然但既屬之考課不必更立他法即從考課上實行之如取人

必斷其大體大節其氣質之偏形迹之疵又須
裁議這是公論所在大段難掩只當事者愛憎
入心便假借論評是非不白但末路論人只貨
財一級其立身當于此處久檢點隨其才美皆
可一筆勾倒又酷慘害人亦是大惡然總自貪
上來

問武官選法之難能無累耶答曰只黃一節不
可不慎法立正黃又立小黃藏之秘府三年一
清理得宜但查黃不虔歸黃致紊繇黃冒襲遂

使原黃無憑老黃雖湧或以調改失理黃或以虛應行揭黃或據堂稿選簿准替襲黃或乘奸贓爲盜黃或欲揹駝報無黃者存于之澤五世而析理所宜有罹冗崔消黃議似繁瀧右從簡當須平時會查的確復設副簿題其綱要亦藏秘府稽細又備設五櫃混貯不便檢閱當更之以廚增黃允維當疊粘有法庶一一檢而得

問武臣僞行之難如何答曰只一六功欠處所以欲其頹惜不能也

問在官省接與恐見聞寡不能達下情若泛涉則恐背端而亂耳目如之何答曰接與不得有意多寡當順其自來但必正己以風諭覆況所看以爲好惡者須慎其趣尚混然無見其有先入之不可多屏人密聽令凡所與蕩蕩無涯此是自家養德功夫不因官有也

問古貴諫因人臣進言責從學問上起惻亦變有爲國爲民之實後世絶好是慷慨激烈只了得自家門面程子可晤御史其意味在辭義之

衷不是浪說御史甚可喜得
問入朝便忌榮辱之相形也何以爲弭忌之方
答曰貴爲衆所忌以其競取之也富爲衆所怨
以其積取之也君子雖入以爲天下用所以終
不能富是以免怨不競於取貴而猶以得之必
其與之者順其所來則衆亦與之同心是以君
子必能貴於治世然而終不得則亦無損其爲
君子也故曰君子欲之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問作事制用之法答曰凡制用計其常費外湏

覔一二分令其可裕於行其所覔處隨其難易以爲多寡只不可以喜怒爲登耗凡遣人行路及程功衙日皆須此法

問檢驗尸傷有無冤洗冤諸錄所載及隨時隨地省悟諸弊固在神而明之但中間亦有可言者否答曰謂之檢驗須兇物審而得其情猶以口辭難信乃復檢之試其合否有不待審即登塲丹也況凡死者血氣將盡其體骨多致傷迹爲得據以爲信

問成大事不計小費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二者孰從而合答曰甲事費乙事乙費故成於不計費甲成乙費乙成甲是謂無辜乃名不義况恣我意見遂我私欲我咎深矣

問於官而臨親故何如答曰吳愈待崇安宰以子世與之行坐不以法相繩晦菴非之曰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赦其子昭平君謂法令先帝所造柰何以弟故廢之何面目入高廟東

方朔上壽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竊意東方朔得立法本意若謂法令先帝所造也是第二段話鄉巷又謂爲稅官若父兄宗族舟船過須委官檢稅竊意這瑣碎也不須如此只要公心處之不令草草放過

問吾官請托至何以處之答曰固非曲從亦不可加忿當善爲辭懇張公道開說事情必盡吾誠意令彼内慚而退

問有司主出納若何答曰出納有司之常須公

以討之又須立箇文案又問事在煩瑣或不係
公行者如何紀存得許多曰所籍可以為考是
衆見是簿書為可草草
問仕以勢為用分定而禮嚴有不率焉何以遇
之答曰須正之然正是行禮不是復勢惟辨誠
心乃可辨又問有用勢橫而臨之何以為承曰
只以誠心相感我不緣之以動又問突乎其來
從其亂命否曰勢固不可競而為抗必欲[illegible]辨
其遜只怕利害毀譽心參其中若欲避迹迹[illegible][illegible]

特著遂情便爲造物所忌咎自天降

問君德以剛爲主但決裂重便粗疎柰何答曰

事要斷制撇脫亦要詳審從容兩者皆第一義

却有源頭是在能明詳審從容以定明不令有

昧斷制撇脫以遂明不令復惑其兩源又有淵

與直須在凝神未有神不凝而能明者